

专题策划

SPECIAL REPORT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2018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对其进行有效保护将促进民族文化与艺术繁荣发展。

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来自一次次充满灵性的创造，其背后有丰富的历史底蕴。它的传承保护需要物质承载，需要感情纽带，也需要人脉相传。

在时代变革中，无论是几近后继无人的衰落局面、产业化对其文化内涵的消解，还是其自身和当代法律道德的冲突，都在为非遗的传承设限。历史的洪流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 困于古 活于变

记者 | 管珮伊 鲍思维 陆文煜

摄影 | 管珮伊 陆文煜 李沐霏 鲍思维

编辑 | 李钟豪 黄立安



未着色的半成品吻兽本应立在古建筑的屋脊上，如今只得搁置在生产间一隅。

琉璃： 于世常寂，厚载之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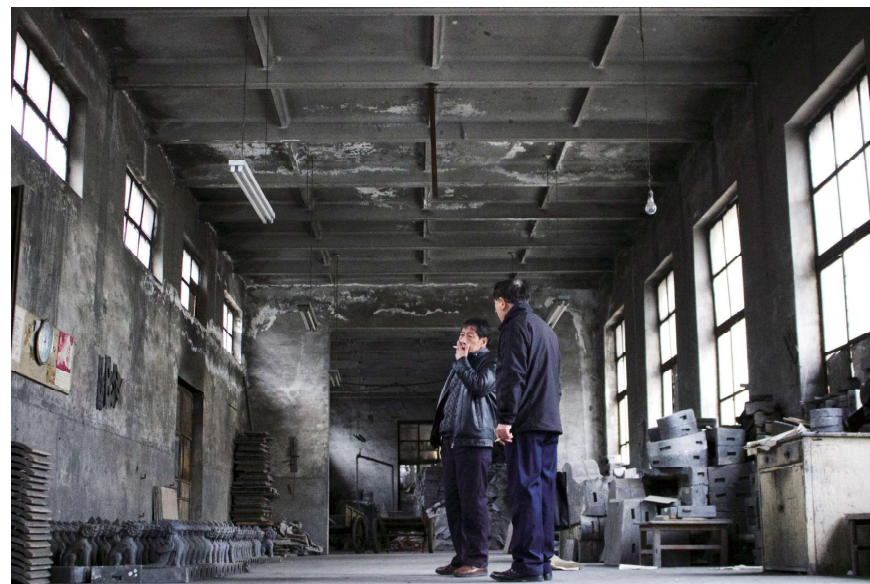
在一粒沙子里看见宇宙，把永恒放进一个钟头，五光流转之间，刹那成永恒。散落各地的亭台楼阁、公庙殿宇皆是我国历史烟云中觥筹交错、朝代更迭的见证，幸得它们默默长存于世，我们才能在千年后的今天去回首，窃喜着去尝试描摹出一番往日的大致景象。但凡提起中国的传统古代建筑，红砖碧瓦大概是涌入人们脑海的第一印象，而廊腰缦回檐牙高啄之中最为点睛的应该就是五色的琉璃。

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认为：“琉璃瓦显然代表中国艺术的特征。”早在南北朝时期，我国就开始在建筑上使用琉璃瓦件作为装饰物，而到元代时皇宫建筑便开始大规模使用琉璃瓦。古代琉璃的高昂造价使它成为了皇家的象征，因此琉璃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决不允许任何僭越。在《大清会典》中就曾标明：“非皇家特许，普通大臣和百姓绝不能使用琉璃。”北京门头沟的琉璃渠村就有多家著名的琉璃官窑，素有“皇家琉璃之乡”的美誉，这里官窑的窑火传了700多年，如今却面临着彻底关停的困境。

这样的困境来源于传统琉璃烧制方法和现代环境保护间的冲突。

传统琉璃使用煤炭和木材烧制，其好处在于窑内升温过程的稳定性强，利于火候的控制。但国家环保力度的加大使煤炭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2016年12月，国家能源局和国家发改委共同印发了《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15%左右，天然气消费比重达10%左右，煤炭消费比重下降到58%左右。以煤炭为能源的产业逐渐被改造和淘汰已经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对于与煤相生了几百年的传统琉璃来说，着实是一个大打击。

2017年4月份，随着《国家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的出台，北京众多琉璃瓦厂因污染排放不达标而被环保局陆续叫停。坐落琉璃渠村的北京古都国华琉璃瓦厂便是其中之一。在生产被叫停后，他们不得不将部分燃煤设备换成了煤气发热炉，但其污染排放依然没有降低到环保局的要求，恢复生产仿佛遥遥无期。“我们已经制定并上交了进一步的整改方案，现在就在等政府的回复。”琉璃瓦厂生产主管田正华强调：“要改我们是一定可以改出来的。”如今的琉璃瓦厂



国华琉璃厂的生产间已经停产许久。田主管和刘师傅二人凝视着排列有序的半成品和空空如也的干燥间，默默无声地点上香烟。



停产将近一年的车间内还保持着先前的摆设，漆黑的室内没有一丝生机，窗外是呼啸的飞雪。



国华琉璃厂院内囤着大量琉璃瓦，暴雪纷纷，不一会儿便积攒上薄薄一层洁白。

内堆积着许多琉璃半成品，因为规格和形制的问题，并没有适合的商家接手它们。这些琉璃没有去路，日渐积累的灰尘在记数着它们离开窑火的时日。与此同时，琉璃瓦厂接下的未完成的订单，也只能转交山西的一家琉璃瓦厂代工。

与北京大多数琉璃瓦厂不同，山西的苏氏琉璃则是另一番光景。在时代的环保觉悟面前，苏氏琉璃应声而变，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千年的琉璃梦幻。苏氏琉璃更改了自身的定位，放弃了传统的建筑琉璃生产，开发出文创琉璃的新领域。与煤炭相比，电力和天然气最大的缺陷就是成本高；但是改做文创琉璃后，生产所需的能耗就小了很多，这为他们使用单位成本较高的电力和天然气来进行生产提供了条件。这次转型，彻底让苏

氏琉璃和污染成了陌路。其实，北京皇家琉璃本也可以像苏氏琉璃一样转型，但诸多不忍剪断的牵绊使得北京琉璃只能在挣扎中寻找新的出路。

在多数国人心中，北京是书中所描绘的故宫的红砖碧瓦，飞檐上栩栩如生的五彩琉璃神兽，即使从未亲眼见过，也总是能浮现眼前。琉璃不只是物件，它是中国人暗藏在脑海里的共有意象，是精神和情感的交错点之一。刘师傅说：“现在，不仅故宫等古建筑的修缮需要琉璃，仿古建筑的新建也离不开琉璃。建筑琉璃在现今依然存在着它稳定的市场，我们不可能弃之不顾。”而北京琉璃之所以成为皇家琉璃，更是因为其难以替代的优秀特质。北京琉璃的制作原料全部来源于门头沟特有



罕见的四月飞雪中，田主管和刘师傅撑着伞驻足在院内大批琉璃瓦前，愈来愈大的飞雪如他们心中越积越重的担忧。



未进行二次烧制、未上色的半成品堆放在废弃的车间内，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落了不少灰。

的“坩土”，这种土烧制后成色鲜艳、吸水率适宜、强度较高，更符合建筑用琉璃的要求，烧制成的琉璃可以经受多年的风雨腐蚀，这是别处的琉璃所不能及的。而最难以割舍的，还是那延续了700多年的窑火，每一代琉璃工匠的汗水都曾挥洒其中，它世世代代映照着官窑，火光间是代与代之间的无声连结和抱璞习气的一脉相承。

琉璃是时间遗留下的静默明珠，自有它应当存在的价值。它在今天远不止是一种建筑用料，而更是一种见证、一种记载，无言地展现着昔日皇家的繁盛和匠人们技艺的精湛，忠实地记录着属于那个时代的美学感知。琉璃匠人们烧制了大半辈子的琉璃，从他们第一次拿起琉璃便开始积累的那份情感与责任感编织成了如今的笃定与坚持。“全部整改完大概需要三四百万，只要政府批下来我们就能改好。”田师傅说，“而烧制中升温的掌控问题也可以通过技术进一步解决，这些都不是不可攻克的阻碍。”

从北京琉璃目前的状况来看，它的气息衰微并不全是因为自身的羸弱，而是因部分“不合时宜”的存在而被迫屏息。缝合它与时代之间的裂痕，延续这种民族情感依托，需要求变者和助变者共同来实现。恰到好处合力，才是不让类似琉璃这样的非遗成为未埋葬的“死”的重中之重。



被拆除的炉窑遗址。炉窑拆除后，整个生产链都陷入了停滞。

传统木板年画上色工具。在前门传统文化艺术中心，木板年画传承人展示技艺后，游客们能直接购买年画。



非遗产业化： 于世渐嚣，广传之声

当历史记忆与时代浪潮碰撞，大众的消费观念和审美观念悄然改变，“非遗产业化”的概念应运而生，这既给非遗带来了一线生机，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现代化的互联网技术开始在其中担任助力工具的角色。永新华韵集团开发建立的非遗大数据平台于 2017 年年底发布，将收入的非遗项目详细内容提供给腾讯、百度等大型互联网公司，同时和京东合作连接市场和相应生产渠道，在线上扩大非遗的传播范围，并让大众“可知、可识、可购”，实现了社会公益性传播和满足了商业转化的需求。

另一方面，非遗集聚区的出现是产业化在线下的独特表现形式。2012 年北京市文化局制定了《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扶持办法》，强调“政府引导、非遗项目单位为主体、社会广泛参与”的创新工作体制，创建 2 ~ 3 个集生产、展示、体验、传习、交流功能于一体的非遗集聚区，以形成“传习培训基地 + 生产基地 + 市场集聚”的集聚区模式。天安门南侧五百米处的前门大街每日有 20 万左右游客量，其作为商业文化街的定位于 2015 年锁定为“非遗博览园”。刘氏竹编、泰山皮影传习体验馆、安徽非遗馆……十几家来自各地的非遗主题场馆组成了前门大街的非遗园区。

刘氏竹编是其中最为亮眼的一部分。四川盛产竹子，在自然的馈赠下人们顺势而为，编制出竹篓、竹筐、竹箩、竹席等实用品，竹编制品已是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渠县刘氏竹编在满足生活必需的基础上赋予竹编艺术文化价值，设计出竹编字画、台屏等工艺品，图案大多是传统书法、历史故事的展现，既有生产工艺的智慧，又具丰富的文化传播价值。随着时代变迁，生产力较低时代的实用竹编制品已被工业化产品替代，它的生存空间愈渐缩小，而产业化给了它新的生命力。在前门的门店中，它的形象变得更加精细，且附着于精美的瓷器上，作为提升瓷器品质感的装饰元素，既提升了艺术感也提升了市价。“公司提取出竹编的技艺要素，加以创新来打通现代的市场渠道，之后我们会和传承人商量合作进行批量生产，还能在当地形成产业。最终目标是实现非遗传承和保护的正循环。”永新华韵集团的副总裁罗勇介绍道。

自循环的概念不仅适用于物质衍生的经济价值层面——事实上，非遗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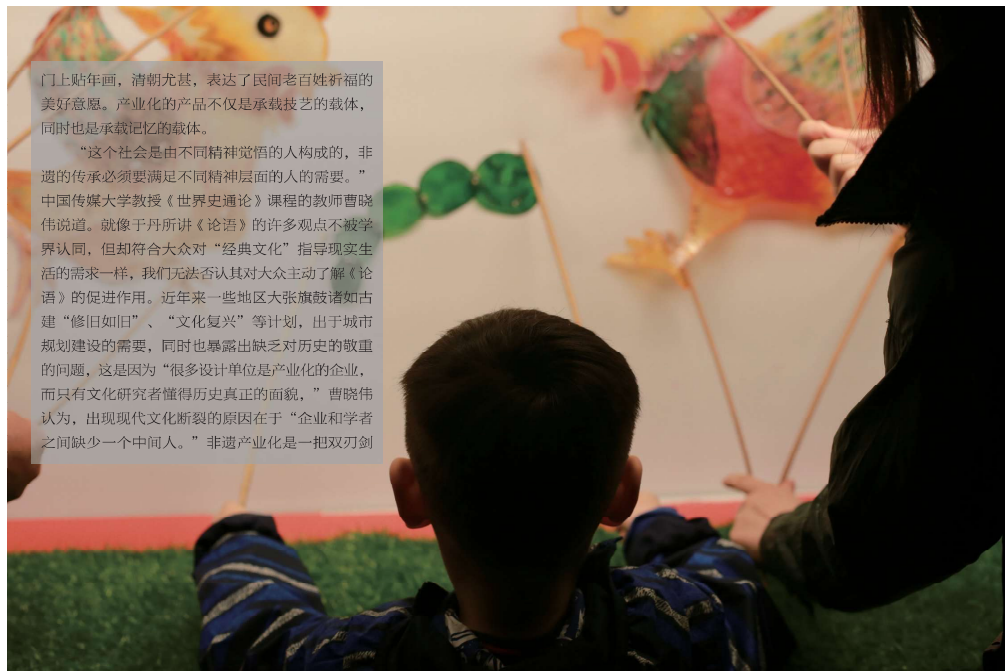
身的价值和其物化的价值是很难衡量的。类似文物鉴定所依据的人、工料等生产要素是一方面，但对非遗来说更重要的是无法用市场规律衡量的价值，即作为抽象的“文化遗产”所蕴含的精神层面的意义。

“秋风何冽冽，白露为朝霜”“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先人们感知年岁自然更迭，总结出指导生活、生产的宝贵经验，发现了时间的运行规律。这项被喻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二十四节气在2016年底正式纳入了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很伟大的事情，”永新华的文化发展集团副总裁罗勇说，“我们首届非遗文化创新大赛的主题就是二十四节气。”大赛在全国200多所设计类高校中推行，目前报名团队已有几百个，在入围复赛的作品中不乏将非遗元素运用到生活中的创意，比如产品设计方向的节气投影灯和白噪音播放器、文化传媒方向的二十四节气表情包、服务体验方向的植物种植系统，“我们希望这个大赛未来形成一个可持续机制。有活力的年轻人设计出迎合现代需求的作品，我们提供平台，后端连接生产甚至众筹，把好的创意变成商品实物应用到生活，这也是一种文化保护。”罗勇介绍。

在非遗青年社团的副社长向盼涛看来，随着国家对非遗的关注度不断提高，非遗产业化是利大于弊的：“产业化最大的特点是能使非遗成为活态产品，它能给手艺人带来经济效益。有了生活保障，这门技艺就有传承下去的可能性。”诚然，包括年轻血液在内的社会多方正在以不同的形式广泛参与产业化的各个环节，人们保护非遗的意识正在提升。产业化确能帮助手工艺形式非遗，将其物质载体变为符合现代消费需求的产品，但不能排除它对非遗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造成消解的可能。

“生产性保护和产业化完全是两回事，”2009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方式保护论坛”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徐艺乙教授曾指出，“产业化要求有规模、有标准，但文化要求个性、要求独特、要求差异。”产业化对低成本和批量生产的要求和手工技艺相悖。过去手工艺品的产业化和本身的精神价值是相结合的，比如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木板年画。一幅年画中的每一种颜色都与一块木板对应，颜料提取于民间植物，手工印制时不能有一丝偏差。每逢过年家家

泰山皮影习体验馆中，一家人观看完皮影表演后，来到幕后自己试着演一出皮影戏。



门上贴年画，清朝尤其甚，表达了民间老百姓祈福的美好意愿。产业化的产品不仅是承载技艺的载体，同时也是承载记忆的载体。

“这个社会是由不同精神觉悟的人构成的，非遗的传承必须要满足不同精神层面的人的需要。”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世界史通论》课程的教师曹晓伟说道。就像于丹所讲《论语》的许多观点不被学界认同，但却符合大众对“经典文化”指导现实生活的需求一样，我们无法否认其对大众主动了解《论语》的促进作用。近年来一些地区大张旗鼓诸如古建“修旧如旧”、“文化复兴”等计划，出于城市规划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暴露出缺乏对历史的敬重的问题，这是因为“很多设计单位是产业化的企业，而只有文化研究者懂得历史真正的面貌，”曹晓伟认为，出现现代文化断裂的原因在于“企业和学者之间缺少一个中间人。”非遗产业化是一把双刃剑



木板年画。内容上分为历史、神仙、祈福、民俗等题材，主要表达五谷丰登、安居乐业、幸福长寿、吉祥如意等美好寓意。



前门大街作为北京的地标景点，日日游人如织。

是现在民俗界和学界达成的普遍共识。“任何东西想要快速传播和有效传承必须以人为载体。产业化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意义，但前提是不能以牺牲它的精神价值为代价来发挥它的经济价值，不能掩盖它的本来面目。”

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物质载体延续人们的文化情感，物质由于非物质技艺赋予的精神内涵而具有更深层的存在价值。两者是否可以相分离，各自适应“适者生存”的自然淘汰机制，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产业化使非遗进入市场体系，帮助其融入现代社会生活实践，实现活态传承。保护其真实的核心技艺、整体的运作体系是人们共同的愿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活跃于今天的事物，被赋予现代人的情感寄托，可能成为未来的非遗；在现今缺乏文化语境的非遗，也曾凭实用价值活跃于历史。只有情感延续能证明它们的存在。

以人为带，顺时而变

中国是世界非遗第一大国。据统计，现如今，我国跻身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遗技艺共有 39 项，同时拥有 1372 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和 1986 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共有 87 万项非遗代表性项目被收录进“国家—省—市—区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当中。虽然为数众多，但不变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人为纽带、以物做载体，强调以非物质形态存在于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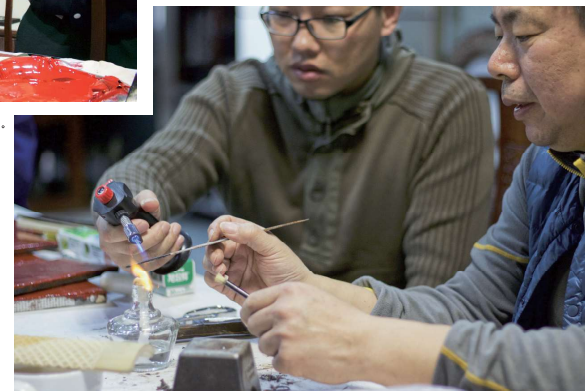


Sadar 是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留学生，现在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攻读博士。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很感兴趣，在非遗青年社团举办的雕漆的活动现场，他跟着老师学习了雕漆文化并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雕刻。



公益雕漆课上，学生们在张效裕老师的指导下小心翼翼地刷漆。

雕漆工序复杂，张效裕老师专攻雕刻之技，而刷漆工具的制作由另一位老师展示。



最初，每一项非遗皆是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应运而生，继而在漫长岁月中以身口相传的形式代代相衍。然而，毕竟其中绝大部分形成于农耕社会、保存于封闭落后年代。岁月车轮滚滚前行，它们越来越与时代脱节，在经历过发展、辉煌和没落之后，最终成为挽救四起的前人遗产，亟待今人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

一方面是时代的不适应，与之相应的是人才的进一步紧缺。非遗保护强调“以人为本的活态传承”，但传承人年龄结构老龄化、后继无人的情况已成为非遗的首要难题。据报道，在已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2016 年去世人数高达 12.6%。“人在艺在，人走艺绝”，如果非遗脱离人的生活与实践，仅仅将之记录或物化成型而藏入博物馆之中，它便与古董、收藏品没有什么不同，失去自身的活力。

“髹漆千层，工笔精刀”所描绘的是一项古老宫廷技艺——北京雕漆技艺。人们惊叹于雕漆工艺精湛细腻的刀功和古朴庄重的气韵，却鲜知雕琢完成一件雕漆的“耗工繁具”：一件雕漆艺术品一股要刷上 15 毫米厚的漆之后方可进行雕刻，1 毫米厚的漆需刷 17 遍，即便是理想情况下，一日最多能刷 3 遍。

北京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效裕老师介绍，整个雕漆过程有制胎、着漆、雕刻、磨光等十几道工序，其中“雕”是最主要的一道，“雕工运刀必须一刀到位，不能重刀，否则就是败笔”。正因其复杂的工艺，完成一件雕漆作品往往需要半年以上，如此高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投入难以吸引年轻人潜心学艺，雕漆行业如今陷入优秀人才培养的困境。

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非遗传承人周淑英呼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教育教学体系，探寻行之有效的传承模式，在全社会营造全民学习、保护和传承非遗的浓厚氛围。”也是从今年起，张效裕老师还尝试了面向社会开班教学的模式。每周六下午，她都十几位同学相聚，在一家典当行隔开一小方天地，漫叙雕漆。

课上的十余名学员来自各行各业、分布各个年龄层次。张效裕老师坦言，她本以为学员们不过是三分钟热度，“没想到即便是初次天下大雪，班上都没有一人缺席。还有个对大漆过敏的同学，她都能够坚持做下去，我都特别感动。在这堂课上，我是被同学们‘推’着往前走的。”她笑笑。

班上最年轻的学员是就读于北京城市大学动画专业的大二

学生孙靖咏。孙同学对中华传统美学极感兴趣，每堂课都早早到教室。篮球与游戏给他热情与活力，上雕塑课则令他静下一颗浮躁的心：“老师会让我们参与实践，不是纯理论，很有趣。”他打算亲手制作一个雕漆手机壳作为结课作业：“我们都不打算做传统的东西，想做些新的试试，她就做口红亮子。”孙靖咏指了指身边的同门师姐。

同样每堂课都到场的还有张晓裕老师的合作伙伴——410艺术工作室负责人何洋，这门公益性质的雕漆课便是他主动联系张老师、协助宣传招生并安排上课地点与提供工具的。410艺术工作室主攻艺术教育培训，兼负责非遗文化的教育活动与宣传推广。除了与张效裕老师联袂开办这门课之外，工作室还与朝阳区政府、多个社区与学校开展了一系列合作，将一大批非遗送入社区与校园。

“关键是现在知道的人很少，更甭谈传承了。”何洋正

处于而立之年，对非遗的传承保护有着“不惑”的执着：“让工匠师傅们兼顾创作与宣传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现在初期当然也不是为了盈利，这些坚守非遗文化的老师与我们的初衷都是为了让非遗能更为人知、更好传承下去。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让更多人和我们一样，去认同传统文化的价值。”

在何洋看来，让非遗的“生命力”永葆下去，需要年轻的传承人为之注入新鲜血液，创新出更多符合时代需求的产品。当下非遗已经失去了其产生之初的实用性，一味的固步自封只会丧失活力，一切努力就成了“临渊羡鱼”。在传统技艺貌似缺失了实用性语境的当下，唯有将“活态传承，古为今用”具体落实为“令非遗为人所知、被人喜爱、受人重视、有人去做”的理想状态，才有可能在新时代中找到全新的价值。一旦古老的技术在当代有了新的发力点，整个环环相扣的传承链条自然能够重现生机。

张效裕老师在同学们学习雕刻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便再次为同学们进行演示，大家围聚在一起，认真倾听老师的讲解。人们来自五湖四海，都带着对珍贵传统文化的热爱。



首页



搜索



我要入驻



非遗保护计划



非遗大数据平台页面。除收录国内外非遗条目，平台还提供 IP 保护，为非遗项目进行知识产权的申请和保护。



口头传说和表述
Oral traditions
and
expressions



表演艺术
Performing
arts



社会风俗、礼仪、节庆
Social
practices,
rituals and
festive events



化顽为变，承愿前行

人类自古就有厚古薄今的思维惯性。很多时候，人们往往因为一样东西死去而去神活它，却忽略了背后的历史必然性。曹晓伟老师认为，在漫长的历史洪流中，数种苟延残喘的文化也曾人们在人们不注意的角落消逝：“大浪淘沙般淘走的传统文化，可能真的是这个时代不那么需要的。”譬如象牙雕刻技艺——一项早于2006年第一批入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工艺——自2018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禁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的活动后便陷入“无米之炊”的局面。现代文明之下，象牙犀角之禁有着全球性的意义。把对美的追求建立在其他生命体消亡之上的艺术已不符合时代需求，对此的反思与批判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体现。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碰撞，必将产生矛盾与冲突。诚然，没有一个传承人想要见证孤曲的最后一个音节落下，但或许我们应该更理性地去思考时代需要什么。如此的现象在当下非遗传承中比比皆是，琉璃的困境并非孤例：活取翠羽的残忍让点翠之美只留在博物馆的橱窗内；非法制作爆炸物的安全隐患让五道古火会上烟火璀璨的盛景定格在一代人的记忆里。曾在其诞生的时代有着非凡意义却不能顺应这个时代的要求，必将会导致一部分非遗在传承中走向绝路。

如此取舍势在必行，当下的我们却难以评判其利弊。今日亟待我们思考的，应是如何“整体保存，活态传承”仍具时代意义的非遗。正如荀子所言：“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当下应以政府为主导，协同社会组织和商业机构的助力，共同帮助非遗项目在传播形式、内容创新等方面转时代之扶摇而上，将那些以美动心、以情动人的记忆保存在身边，在使用中创新它们。

历史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机遇永远属于勇于创新、永不自满者。变化乃常态，对于非遗来说，唯有将之落实于生活实践中，从内容和形式上永创永新，方可如明月之恒，照亮古今之路；如朝日之升，满含新的希望。**新**